

## 追嚮少年安那其——獻辭給曾經

特刊

回到更早以前，我對大學時代的淡江記憶影像，竟不知所  
 由地與陳映真在〈我的弟弟康雄〉裡這一段描寫不關「  
 他們都講著半天，對她並而記的真實？我也者，幾進了渴慕留聲地  
 圈，講著半天，對她並而記的真實？我也者，幾進了渴慕留聲地  
 默著，少婦，開始，懷想，什麼樣年輕的原點。而隨地虛無悄悄  
 倦的素描。剛開始，懷想，什麼樣年輕的原點。而隨地虛無悄悄  
 素描。剛開始，懷想，什麼樣年輕的原點。而隨地虛無悄悄  
 淡江生活洩露出什麼樣年輕的原點。而隨地虛無悄悄  
 可能的。是小說中那記憶聚焦的飄葉的邊緣，而隨地虛無悄悄  
 期所有一片認真地以為自己好似和虛無悄悄聲地道了再見。  
 所以，認真地以為自己好似和虛無悄悄聲地道了再見。

直到開始準備論文的秋天，和施淑老師談完大綱的午后，  
 秋日的斜陽，透映在研究的室，的百葉窗片上，好像無數張著  
 繁盛葉芽的眼睛，開始閃爍的逐層跳動的光點，它們彷彿隨  
 時都在記錄一種幼嫩的心情和將老之此萌芽的動作。當時，  
 姿態，只為自己將要踏上書的寫旅程微隙在幸福意味的秋陽下  
 尚不清楚之間，從分裂歷史的罅隙中，還恍恍地帶寬容的頓  
 的對話研究室的我，還恍恍地帶寬容的頓  
 走出研究室的我，還恍恍地帶寬容的頓  
 卻乍然地回味起老師方才剎時的歲月。  
 再無政府主義下去！」  
 的這一段安那其（Anarchist）的歲月。

如果，以少年安那其作為我追嚮淡江歲月的起點，那麼，  
 沿途我們幾乎要喊出的每一位藏匿在漠漠人群之中的奇異靈魂會  
 。他們始終保有的姿態，來自遙遠的目光撫觸之後，便會



怨到處與人群為伍的擁擠，卻又常常因為沒有了熱鬧的長街與人群，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滋生漫遊的寂寞罷。這麼多年了，即使再享受孤獨的人來到的淡江，恐怕都免染上了像波特萊爾（C. Baudelaire）所說的「在人群中的快感是數量倍增的愉悅的奇妙表現」的確如此，如果我們以同等喧嘩和震驚的眼神，目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淡江人，便彷彿時常要為目光中的人群蔓延出奇異的熱情，來體現青春的歲月追憶。這與人群保有距離，卻又秘密地進行一樁樁的來源。

也許有人要起了疑竇，究竟屬於少年的安那其的虛無與來自人群的熱情凝視之間產生了什麼樣的作作用？我想，其中可人以綰結的關鍵點在於：身處淡江，你幾乎由於一股本山靈氣，都將浸息，使得在這裡每一株敏銳而細緻的年輕生命，都將在土壤中成長出滿地綠蔭這一的好山好水，富裕了每一吋蘇活的呼吸。淡江自由、開放的校風，使得沒有圍牆的校園，更成為每一個虔誠而躍動的年輕生命，能夠毫無顧忌的茁壯於山崗的風雨之中。

我們以五虎崗為中心，向周圍輻射出我們的行蹤：從凝望大園山的雲嵐，便知道如何測量雨水的深度；或者，你總是沿著北海岸線呼嘯而過，以為野漫的長空，終將使最遙遠的心願全都攤到身上來；而沿窗聽雨的日子，其實成為在淡江最後倒數計時的日子裡，最令人回味的生活樂趣；當渡船口旁的長堤，又成為多少細數年輕心事的紀念站。當我們在閱讀年輕的心情與書寫自我的同時，在每一個熟習於我們的角落裡，全然地成為記憶駐足的光點，我們緩緩甦醒於傾聽的流域，望見與自己視線交錯的波紋，一如濟慈（Keats）將名字寫於水上，細問生命裡將會有幾個名字從我們身邊划盪出遊？又會有幾個名字，從此墜落在聲河裡，沈沈地惦在某個角落，只等待相遇時彼此碰觸的聲音。

抑不住被純粹肯定的，一日的，往前的日子便是其他的季節了，  
不開始允許遺忘的曾經，竟任性的地作起箋注來，我們幾乎仿  
佛一閉起雙眼，光，仍在記憶的原鄉，找尋旅行的幸福，影跡。  
如果開始在結束之後？孩子一般傻呼呼地以為日子長出了  
尾巴，可以拖曳成願望的星河，我注視著身上逐漸離去了的  
航線，每天每一天的直到的天涯的盡處……直到有一天，我們  
再度的讀見彼此美好的，而年輕的靈魂，胸口便要飛起一羽追  
尋的蝶翼，是的，如同遇見一雙可以陪伴流淚的眼睛，她  
將治癒人生綽繚的苦痛，讓我們都不再因為野遊而幻滅。

我特別感到幸運的是整個大學與研究所時期，都得自淡江  
中文系的汲養。雖然，來自中文系內部傳統的與當代社會的對  
糾結性，時常使我產生某種既抗拒又迎合的知識力道。標誌  
我而言，知識的生產關係，毋寧更是一種位置關係的標誌  
，它來自性別、語系、文化與社會。很有趣的是，我發現有  
這些伴隨著寫作與閱讀的思考，竟一直與身為女性身分有  
關，身在中文系，卻一直對於文化身分有一股特別的情結  
，它也許牽涉到個人成長經驗中，尤其是認同與汲養文學  
/文化的過程，對於主體形塑的影響成因。尤其，一名身  
為中文系出身的女性，她在整個文化教養的學習下，一直  
扮演著被內化的女性角色，在古典文學的論述領域上，她  
一直要面對的是傳統文學/文化文本之中女性形象被統合  
在一個論定的角色意涵下，以致時至二十世紀末，她仍然  
對某種典範的話語，產生了阻抗與潛抑的心理作用。不可  
否認的，過去的成长過程，我受到這樣的文化背景的影響  
，是非常深厚。但是，當傳統的女性文本裡，找不到汲養  
新生意識的開啟時，我選擇逸離話語給定的規範，而開始  
以書寫的力量，踰越可能的界定。



所有的神彷彿與告別相逢，即使在時間的盡頭，我仍願  
意再度給曾經一個深重的擁抱。雖然，清楚的感受有些記  
憶太重。但，如果眼神不是飛往遠方的地圖，那麼，握在  
手上的記憶，是否也如同虛構？夜晚的星座，是不是還在  
嚮往初次的誕生？再一次走入記憶的甬道，那裡，我遇見  
了一截漫遊的影子，突然被熟習底腳隻，找到了距離地心  
的路程。追嚮少年安那其的路上，我知道光在那裡。只是  
，竟夕未眠的星子，終將歸舞——山崗最後的夏季。

